

金骆驼丛书

西北狼

赵宗民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金骆驼丛书

西北狼

赵宗民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北狼/赵宗民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5

(金骆驼丛书)

ISBN 978-7-227-02771-3

I. 西...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6848 号

西北狼

赵宗民 著

责任编辑 王晓莺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2771-3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金骆驼丛书编委会

名誉主编 李东东

主 编 杨继国

顾 问 马汉文 冯 明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布鲁南 冯 明 杨继国

余光慧 何克俭 胡建国

执行编委 余光慧

国难当头，豺狼横行。有热血青年，
揭竿而起。黑山林中山狼潜影，黑土堡内
妖气升腾。几番争斗，几度厮杀，刀光剑
影，枪林弹雨，更那堪儿女情长，偷桃换
李，英雄气短！演一幕青土地英雄儿女悲
壮戏，唱一曲正义战邪恶浩气歌。

主要人物表

- 撒 尔 疾恶如仇，义无反顾而极具反抗意识的叛逆者。
- 祖 德 老猎手，撒尔纯洁正义的义父，农民起义军首领。
- 丽 曼 祖萨之女，撒尔的恋人。
- 牛佩雷 逃入黑山林的火枪手，山狼队队员。
- 点点红 山狼队队员，神枪手。
- 马飞飞 山狼队队员，大刀手。
- 索道兮 撒尔之父，黑道大商贩。
- 冶泽碧 冶老山之女，撒尔的追求者。
- 冶老山 自卫队司令，省参议，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
- 黄将军 国民党第八战区驻青山川进剿军最高长官。
- 靳永印 山狼队队员，叛徒，小偷。
- 杨白板 自卫队中队长，心毒手辣的杀手。
- 庞 猛 自卫队中队长，冶老山得力打手。
- 杨猴小子 冶老山心腹侍卫。
- 姜宏塔 青土川北山地带的土匪头子。

风雨沧桑，高原腹地深处这座砖包古城，却依然坚固如初。笨重的青砖碧瓦构筑的城门上方，钉着一颗男人的头颅。

曾经与那生龙活虎的身躯相连的头颅，如今已被无情地砍下，断裂的颈项处，那曾富于弹性的肌肉已经萎缩，血浆凝结成一坨黑瓷碗状的坚疤。两颊紫青如铁，深深凹陷下去的眼窝放射着乌蒙蒙的蓝光，仿佛两颗寒星在夜幕上空闪烁。

一群肥大的绿蝇，嘤嘤嗡嗡地绕着干瘪的头颅上下翻飞，似乎地狱流放出的一团冷雾，要笼罩天幕上这颗不知名的星星。

暗灰色城墙下，十数名穿土黄色军装的士兵，荷枪实弹，东游西荡。他们显得慵倦而漫不经心，眼里却闪着警觉的凶光，闲逛的饿狼一样，一旦发现风吹草动，会立即猛扑上去将猎物撕得粉碎。那些从南乡北里而来的行人，经过钉着头颅的城门下时，个个低眉垂首，心中却一遍遍地念着他的名字：撒尔，撒尔……

这颗墨绿色的头颅，把终生向邪恶疯狂的进攻，全部隐藏在他那不朽的灵魂深处了，给这座古老的山城和广漠旷远的高原留下的只是永久的缄默。





天定一只羊儿一把草。每个人都有一条活命的路呢——少年撒尔被沦为一个天不收地不管的家伙，一个吃野粮食的杂种！

深秋冷风瑟瑟，云雾山下一处避风的山窝里，蜷曲着一条精瘦的精灵。

他侧耳枕地，圆睁的双目死鱼一样翻出眼白。他睡觉像兔子，进入梦乡时却睁着眼睛，嘴巴周围黏结着撕扯动物皮肉茹毛饮血时残留的褐色血甲。一双大脚板被夏草浓汁染成了墨绿色，脚掌上满是赤脚飞奔时被尖石荆棘割刺的疤痕，连成一片厚厚的老茧。

他就这样侧卧着，静若顽石般久久不动。蓝天白云间，倏地闪出一道黑色流光。一只苍鹰直捣山窝，向着精灵蜷曲的方向直冲下去，旋即，苍鹰又拍翅升空，头也不回地飞走了。

老鹰对这个怪异的精灵是非常熟悉的。

但很少有谁知道这个小野人的名字——撒尔。

突然，撒尔触电般趄跳而起，翻身四肢着地后，将头探出土窝，草蛇找寻猎物似的举着大脑袋，一起一伏地观察山坞。

大山一派死寂，只有秋风卷着衰草奔跑。



他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信心，再次侧耳贴在地面上听了听，很快确定了方位，便像只机警的草原狐狼倒竖毛发，向山梁上的嵯峨奔去。

果然有一只晚归的“火兔”蹿出豁口，轻轻地弹一下后肢，人立而望。

“火兔”已换上了长长的冬毛，展示着自己白茸茸的肚皮，犹如竖起的一只小兽标本，但那两条长耳却在一前一后地耸动。

小撒尔就暗藏在它左边一丛茂密的刺中，只要伸手一个猛扑，就会像小孩摘一颗野果一样逮住它。然而天色尚早，他却来了玩的兴致。一扬手，将那只“火兔”掀翻在地。正在这时，那只苍鹰挥动黑翅飞过来，在他头顶盘旋了几圈，又无奈地飞走了。

他兴奋得双手插腰，仰面哈哈大笑。笑声在空旷寂寞的山间久久回荡。

惊恐异常的“火兔”似团毛球滚出几步，两只后爪啪地弹地有声，翻身一个趔趄子跳起，冲出五尺多远，接着忽左忽右，在山坡上毫无目的地逃命。

他坐在山坡陡直的土槽里刷地滑了下去，几步窜上前截住火兔。火兔猛地一个侧跳，躲过捕手锋芒，扬长避短，借助天资长后腿，向上坡跳跃。追猎者也变换了姿势，四肢撑地，青蛙一样跳跃着逆坡攀缘而上。他再伸手，掐住火兔短尾，捋下一团皮毛。兔子发出一声惨叫！

两个“死对头”沿着山腰角逐。

一位猎人伫立在高高的山顶，手中横握猎枪，俯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撒尔绕动一双与瘦小身体比例失调的大脚板，踏断令人望而生畏的尖刺葛针地带，穿越棱角坚挺的碎石滩，逢坎遇沟，



如走平地，仿佛惊涛骇浪里漂浮着一片永不沉没的帆船。他时而猫腰飞蹿，时而半蹲跳跃，时而四肢着地攀缘。那双“色彩斑斓”的赤脚掠过之处，扬起一绺粉土烟尘。

父亲遗弃，母亲已故，青土川没有这个孤儿的立足之地。

为了活命，撒尔浪迹旷野，最后来到这大山深处。两年来，他一日三餐便是生吞山雀蛋，热饮火兔血，渐渐至今，奔跑如飞。别说追逐这只火兔，就是一条野狐子与他赛跑也不在话下。

走投无路的火兔，蓦地一个筋斗翻身仰躺在地，收腹曲肢，摆出蹬鹰绝招——这一蹬，尖趾会豁破雄鹰肚皮流出花肠子，会抠掉狐狼最明亮的眼球。

撒尔灵机一动，借助惯性，小刺猬一样缩身抱作一团翻滚过去。

终于精疲力竭的火兔，将头藏进一孔浅穴，屁股露在外面，浑身剧烈发抖。它的毛孔松弛，顺着毛根渗出细密的血珠，全身盗汗如大雨浸泡过。

撒尔决不错过时机，一把抓住它弓作椭圆形的后背，像抓过一块揉搓得稀软的面团。另一只手攥住那皮球状圆乎乎的脑袋，向后一推，再一拧，猛地揪断了火兔脖子。与此同时，他早已将那大张的嘴巴搭在断颈处，牛犊吃奶般咣当咣当吮咂。火兔滚烫的精血，喷涌而下，碰撞着他的空胃和饥肠，咕噜噜作响。

噎！一声山响，撒尔曲跪的左腿旁边，腾空卷起一团白色土雾。

猎人在他背后开了一枪。

“狼儿子——你不光抢了我的买卖……”撒尔只有四根指头的左手神经质地一阵痉挛，听见身后响起一个成年男子的声音。

撒尔猛地磕齿停止狼吞虎咽，满口含着兔毛和鲜红的肉块。



他转过脑袋，又伸了伸脖子，被卡住的喉头上下翻动，一条红嘟嘟的肉串如蚯蚓挂在唇间蠕动。他瞪着泛红的眼睛，嘴角流下一线生血，吧嗒吧嗒地跌在地上。

祖德阿伯看见这副黑瘦的面孔，两眼圆睁，腮帮鼓突，嘴唇周围被污血染得紫红一片，呆头呆脑愣怔在那里一动不动……

从那天起，他就被冶老山同样驱逐出青土川的祖德阿伯收留了。



二



金
骆
驼
丛
书

沿着刀锋流下一股黏稠的液体，匪徒的手臂也被
鲜血染红了……

走西口的路上，撒尔吆赶着吱吱摇晃的牛车，伯母坐在车上摇摇晃晃的，显得有些困倦和愁苦，而丽曼像只乖巧的小猫，依在母亲怀里睡着了。祖德阿伯斜背火铳，大步流星地紧随在车后。

上游清清的溪水淌过红胶泥地带，水就变成丽曼美丽的脸蛋一样的胭脂红。这是胭脂沟。

牛蹄踏过湿地，留下深深的蹄印，惊起成群的蚊子黑雾一样围着人和车吼叫。丽曼挥舞着衣袖扑打蚊子，撒尔狠劲地在老牛屁股上抽了几鞭子，好不容易冲出蚊群的包围，他的额头和鼻翼肿了两颗可笑的红包。丽曼回过头对他做了个鬼脸，滑稽地笑了。就是那一刻，她那灿若朝霞般的面庞，开辟鸿蒙般照亮了他的心室。

云雾山上下了白雪了

青土川罩了蓝雾了

冶老山心黑咱不搅扰了

全家走上西口的路了

祖德阿伯浑厚的“花儿”高腔，在空谷间回荡。撒尔激动得似乎要变成一只鸟儿上天，但他只有将手中那条狗尾鞭子，挥打在老牛身上。

山岭南面阴洼里，满是白桦树，密匝匝的，远远望去一片墨绿，北面阳坡里是黑漆漆的梢子林。林梢上空飞过一群野灰鸽，呱嗒嗒地振翅声，惊动了一群歇息的黄羊高高引颈四顾。一缕银色溪流从远而近，迎面送来清新凉爽的山风，带着野果成熟的浓烈芳香。再远处，半山洼里，鲜红的豆状野果密布黑刺间，如夜幕上镶满红宝石一样的繁星闪烁。

他们准备在这美丽的沟谷里缓一晌。

阿伯卸了牛轭，返回去要补充些干粮和炒面，天黑前就会回来的。

伯母用毛毡在车厢里搭了个篷子，斜倚在栏杆上，看着羁縻在山坡上吃草的牛。一只跳跃的小松鼠，把两个好动的少年引入山坡上的松林里。丽曼仰着脑袋，指指树上的鸟巢，要撒尔掏下鸟蛋，晚上做一顿丰盛的野餐。

就在撒尔手伸进鸟窝，触摸到圆溜溜的东西时，忽然发现隔沟相望的山坡上有道亮光一闪。终于，他发现那亮闪闪的东西是一把钢刀，藏在巨石后面，而在那块赤褐色巨石两旁，支着乌黑的枪管。

土匪一共五人，他们像半阴湿高寒地带的牧人一样，把老羊皮袄翻穿着。另外三个手持钢刀的家伙冲在最前面，向牛车扑了过去，而伯母那时还在迷迷糊糊地打盹。

撒尔慌忙溜下树干，急忙用手捂住丽曼的嘴巴，把她压倒在一团枯草里，不让叫喊，更不让她看见将要发生的一切。





一名土匪在半坡上牵牛，其余的冲到谷底，卷走了毛毡和皮褥。一个矧子正在拼命从伯母双手中抢夺那口镶有黄铜扣的红木匣——那是伯母当初的嫁妆，里面装着一支银簪子和一对燕麦铃铃大耳环。伯母曾经说过，等丽曼出嫁时，就将这些东西送给女儿——当时丽曼那已初显丽人的粉脸红扑扑的，仿佛成熟女人炫耀一般将尚不丰满的胸部挺起，回头用一双害羞的眼睛望着撒尔——现在，红匣子里还有阿伯筹集的全部盘缠——七块银元。



一个半边脸上长着黑毛的杂种，手执钢刀，得意忘形地迈左脚，甩右手，出左脚，摆左手，神气十足地围着牛车转圈，狂笑。他骂了一句那个夺不下红匣子的矧子，就狸猫格杀般弓起腰，双手紧握钢刀举了起来。

“撒哥，你把我弄疼了。”丽曼有气无力的声音模模糊糊的，好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撒尔紧抱她，心肺震颤，恨不得扑上去咬住土匪的脖子撕扯。

伯母死死抱住匣子，整个身体几乎悬在空中，嘴里大声喊着阿伯的名字，但没有回头向他俩这边望一下，更没有喊他俩。

半脸黑毛人猛地一个纵跳，举刀刺戳。

沿着刀锋流下一股黏稠的液体，匪徒的手臂也被血染红了。他猛一抽刀。伯母腰胸一挺，像半截断折的绿树倒了下去……

撒尔看见土匪执着明晃晃的刀枪，背着掠夺的包裹，牵着哞哞大叫的公牛消失在山梁背后，才拖着祖德阿伯的女儿丽曼连滚带爬地下了山坡。

丽曼几乎被吓傻了，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撒尔抱起伯母，摇婴儿一样摇着叫喊。伯母慢慢睁开混沌的双眼，失去血色的双唇翕动，想说点什么，但她毕生的精力已经耗尽，没张开口。她望了望身后傻傻立着的女儿，又瞅瞅撒尔，苍白的

脸上绽出一个微笑，她的瞳孔越来越大，生命的光泽终于散失了。

伯母被掩埋在坡地上，他们用松枝桦桠笼罩了坟茔，回头远望，似一团墨绿色泛动的浪峰，却没有任何声息。

日头落到西山下
俊身子埋到了地下
我你的日子撂不下
你我的恩情记下



阿伯忽然扯开那嘶哑颤抖的喉咙，悲切声声地唱起了花儿。失去了牲口的脚程，西口的路是走不成了。阿伯一手牵着十六岁的撒尔，一手牵着十五岁的丽曼，一步一步向山林深处钻去。

天色越来越昏暗，山梁背后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狼嗥，此起彼伏。

那些该死的土匪，应该被这野狼群撕得粉碎！阿伯心里愤恨地骂着，捏住撒尔左手问：“怕吗？”

“不怕！”

狼是黑夜的主宰。人间充斥着邪恶，阿伯絮叨着——从今后，你也做一匹狼吧……去铲除那些恶魔与不平。

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德载物。拳理如人道……”

这是一片几天走不出去的深山老林。就在森林深处，有一大片空地，四周长着齐刷刷的参天大树，俨然成墙，形成一所宽敞的天然方院。这时候，方院上空升起的青色炊烟，在林梢间回荡，与云雾山上匍匐而下的山岚相融相映。

他们深居林木方院十多年来，每天凌晨，阿伯就像只讨厌的山鸡一样准时吵醒撒尔，让他去爬冰冷的石缸抓沙子。起初，左手每次插下去了，沙砾只淹没手掌，三个月后，肱骨能全部探下去了，手臂的皮却脱了一层又一层，血糊糊的，常年肿胀得像根红萝卜。练毕铁爪功，往往太阳还没出来，他又要踏遍带露的山野，去追赶那些懒睡的黄羊或者贼头贼脑的狐狸。有时要追几架山岭，直感到身体内的血管膨胀，热血沸腾，将那伸手可触的小动物，一脚踢翻一个跟头。每当此时，撒尔便兴奋得在草地上打滚儿，但翻起身，他根据一种声音或是一个影子，准能找到要追击的下一个目标。

当他经过一方空地上，又以树木为靶子，演练激烈的“十八肘”拳。他如饿狼，似鹞鹰，腾挪铲撑，大开大合，冷弹疾



发……

撒尔十分怀念那位曾经云游林木方院的崆峒老人。

木杈一样精瘦的崆峒老人刚来林木方院，走路撇着八字腿，说话慢声慢语，眼睛都懒得睁，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马飞飞、点点红他们笑了，靳永印甚至说，什么崆峒老人，他又是一个骗吃骗喝的主儿，还讲什么内家拳、外家拳、长拳短拳的。这话肯定被老人听见了，但他仍然不急不躁。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德载物。拳理如人道，和而不流，定能正直无欺，安立于世……”说话间，大家都没有看清是怎么回事，老人一个筋斗已翻出门外。朦胧的月光下，人如旋风呼呼作响，他脚走八卦步，身体游龙般曲折回环，上盘下旋，左右穿挂，前后翻转，随走随变，式式相连……

老人七十多岁，积集武功五十年，他独创的龙行套路，更是不同凡响。

三年间，撒尔刻苦认真学习崆峒老人的拳理脚法，一招一式，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和体现。崆峒老人临走时对祖德阿伯说，这些年轻人里，撒尔最具灵性，是他的得意门生，也是他关门弟子。说完这话，他又云游天下去了。

每天晚饭后开始苦练射击。阿伯在枪头上绑块石头，再让他举枪瞄准。这样一举就是一两个时辰，渐渐人就像要虚脱一样大汗淋漓，双腿发抖。然而，不管天多冷，夜多深，阿伯总是披着老羊皮袄站在他身后陪着，而且给枪头上的吊石不断加码……夜间在射击圈内插下一根根香柱点着，然后让他对着一星半点的红烬，举枪就要打掉。

今天早晨，天还麻乎乎的，祖德阿伯就把入冬以来密麻麻地钉在东墙上西墙上的生兽皮剥下来整理成黑锃锃的几大叠，

